

# 南瓜葬禮

## 1

王祐翔頭頂開始抽出橘子芽的那天，正是高中畢業後的暑假，他坐在客廳紙箱堆前面滑手機，等待爸約好的房仲帶人來看屋，那時他還沒意識到那麼小顆的籽，欲從多年前的吞食及匍匐中破殼而出，他即將徹底化為半植物。他只是把身體更靠向風扇，並百無聊賴地點入彭駿凱所傳來的照片，進而發現自己錯過了阿密斯的南瓜葬禮。算了，他想著，反正我才不屑去。

那顆歪七扭八的南瓜燈，阿密斯給它取名瑪丹娜，就只是為了和「三八阿花吹喇叭」押韻（他們幾個會在抬餐桶時唱著「母豬母豬，夜裡哭哭」，把一些低俗的歌曲串進去）。瑪丹娜是校內花燈比賽的失敗作，沒有人會拿南瓜來做花燈，美術老師氣炸了，阿密斯不以為意，他用他的塗鴉噴漆給瑪丹娜上色，王祐翔冷眼旁觀，由阿密斯搞怪去，反正最後代表學校參加台中市花燈展的人是自己。

瑪丹娜隨著畢業的到來逐漸軟爛，期間阿密斯往裡面塞過蠟燭，放在晚自習沒開燈的教室，嚇壞一群隔壁班的女同學（其中包含王祐翔的暗戀對象，兩人因此小吵一架），在剛考完學測的那一陣荒誕時日裡，他和彭駿凱抱著她到處跑，阿密斯還跟他爸借來了空拍機，把瑪丹娜綁上去：「行為藝術——城市飛行南瓜」，他露出惡作劇的壞笑。結果機器不堪負重，瑪丹娜差點摔個稀巴爛。

瑪丹娜和普通南瓜燈一樣，有斜斜的眼睛和鋸齒狀的血盆大口，阿密斯並不耐煩雕刻，那握慣畫筆和噴漆的手，拿起刀子卻一點都不細膩：「幹，也太硬了吧。」劃幾刀割不進去，只好用力插入再慢慢挖開，把中央掏空，然後勉強摳出了臉的形狀。雖如此，瑪丹娜表面的噴漆和壓克力顏料，卻可以三五天的變換，那一層層疊加的色彩，隨阿密斯當天的心情而呈現，有的時候一層還沒乾，他就又糊了新顏料上去，均勻塗抹，畫筆的紋路在表面細細刷過，南瓜皮光滑的質感早被粗糙掩蓋，連蒂頭也沒放過。

王祐翔討厭瑪丹娜——「喂，你很噁欸。」冷冷看著阿密斯擺弄畫筆，王祐翔發出作嘔的聲音：「夠了喔，你每次都這樣。」阿密斯喜歡在植物上動手腳，瑪丹娜不是首例，他還玩過馬鈴薯、仙人掌、椰子殼甚至蝴蝶蘭，每次收

拾起殘局，都慘不忍睹，得忍受腐敗的噁爛氣味——酸軟、辛辣，陳舊如阿嬤家的碗櫥，每種植物的臭酸態都有其特殊之處，王祐翔最受不了的是香草類，那些西洋芹、迷迭香、九層塔、貓薄荷，無與倫比之刺鼻，彷彿趕在死亡將臨前的一場盛宴狂歡。

門鈴「吱吱噠噠」地響，王祐翔慢吞吞從地板挪起身，拎著手機，拖著腳步，不甘願地去抓大門把手，嗑擦扭開它。

房仲就站在那裡，黑色職業套裝，臂彎夾了一本資料。她屈著膝蓋，另一手往後剝自己的高跟鞋，站不穩還硬要說話：「你好，我是林小姐，你爸爸有交代……」嗓音在走廊裡發出回聲。

「看房子，我知道。」王祐翔拉開門往後退，瞥她身後那一大坨人，再吐出兩字：「請進。」

林小姐指示：「鞋子脫外面就好，麻煩請進。」高跟鞋終於成功剝下，落地叩叩兩聲，她率先光腳進了屋內。王祐翔並沒事先拖地，只有父子二人居住的房子從沒清理過，但她既然已脫了鞋，他也懶得指正了。王祐翔放開門把手，自己退到與客廳的紙箱平齊，他沒有被預警來看房的會是這麼大群人，眼見門口的男女老少即將脫鞋進入，王祐翔把眼鏡從鼻樑往上推，感到被侵襲的壓迫與不自在。

跟在林小姐後面的是鬍渣男，他拿著羅盤，開口就說：「大門是朝哪裡  
的？」

「坐北朝南。」林小姐回答，將門拉到最大。兩個阿婆噠噠噠噠擠進，其中一位牽了五六歲的男孩，跟在後面的是抱著嬰兒的年輕女人（她竟還有閒將門口大家的鞋子用腳推整齊），一個滿臉青春痘的國中屁孩（他最好不要亂碰房間的模型），闖上門的是中年夾克男，渾身菸味。

「每個房間都可以看嗎？」林小姐問。

「嗯。」王祐翔閉氣點頭，試圖清除雜亂衝過來的香水味、嬰兒奶味、國中屁孩的汗味，甚至拿羅盤的男人自帶一股檀香之氣，他從不知道自己的嗅覺可以如此明晰銳利，令人眩暈、緊壓如空間的塌縮。他在畫室裡已經聞慣木材

刨開的味道、顏料帶點苦澀的黏土氣（廣告顏料、壓克力、水彩、油畫又各有分別）、麥克筆的塑膠化學味、噴墨印表機悶悶的酸氣，都沒有像今天面對湧進的眾人時，那樣無措卻濃烈可辨。

## 2

教官的哨聲嘩嘩嘩在走廊間響徹，一雙使盡蠻力的手將王祐翔用力架開，他原本往彭駿凱臉上砸的拳頭也被扯住，整個人往後踉蹌而跌，他看到彭駿凱已經被打出鼻血罵幹你娘了，心中稍稍解氣，但是教官還在他耳邊吼：「打架蛤？打架！皮在癢是不是？」聲音在他頭頂上方隆隆，他的手被教官鉗住拉往背後。

幾個同學將彭駿凱扶起來，兩個人相對站穩，仍朝對方狠瞪。教官吼什麼他已經聽不清了，只看到站在旁邊的阿密斯，那肥胖的臉頰肉擔憂地擠成一坨，細細的小眼睛折射光芒朝他安撫——自己竟然為了他而打架，王祐翔意識到這事實。他就是看不爽彭駿凱對著阿密斯嘲笑：「原住民三十三趴喔？」的醜不拉機嘴臉。王祐翔知道阿密斯本來可以去更好的學校，那 33%的加分完全能夠讀二中，但阿密斯卻選擇陪他滯留在了這裡。

「這裡的美術班比較好啊。」在王祐翔看到阿密斯那與他一模一樣的錄取通知單，而發出不可置信的憤怒質問時，阿密斯嬉皮笑臉說。他的追隨是如此堅定有力，王祐翔思及此都會渾然顫抖。從小多是他追隨著阿密斯，從溜滑梯到安親班再到網咖，阿密斯嘻嘻哈哈大搖大擺的走在前面曬太陽，而他匍匐在他身後，如渴望被蔭蔽的小獸。

小學三年級時，阿密斯深信普通橡皮擦所擦出的灰色屑屑，經過收集之後可以成為素描用的那種軟橡皮。他號召整班的同學一起為橡皮球而努力，並拿出自己用了半年、已經發灰的軟橡皮，展示給大家看，兩隻手指一拉，輕易地牽出黏黏的細絲來、斷開，再搏成灰球，不停在手裡捏弄著。大家驚奇而欽羨地看著那魔術般在手中幻化的軟橡皮，黏土會乾硬而它不會，人人都想擁有一枚。阿密斯兩手攤開：「沒了，只有這一顆，想要的話自己做囉。」

於是全班似乎陷入工廠生產線的集體瘋狂，王祐翔也在其中。他們把生字本、圈詞本、測驗評量所擦出的橡皮擦屑收集起來，用指甲蓋壓弄，會瞬間扁

平，邊緣則裂出細小的褶皺，小心捏成球，讓它在指尖軟化，然後再反覆用尺壓扁、搓揉。王祐翔很享受拇指指甲壓下的那一瞬間，但他更著迷於捏扁球體時，指紋印在灰白色皮擦上面，一圈圈明晰無比的樣子。要擦好多屑屑，才好不容易可以捏成綠豆般大的球，每個人將小小的橡皮球繳交給阿密斯，他會把它們加點水，集成成更大坨、灰不溜丟的球。

但這個充滿團結力量的秘密活動，在一週後便零散地不了了之，是因為大家發現即使加再多水，橡皮球還是會乾裂，無論阿密斯多認真揉搓，那枚好不容易集結成的彈珠大小之灰球，總是承受不住乾澀而裂成好幾瓣，得再花更大的力氣捏合起來。有的人指甲壓到痛了，默默退出，有些人發現灰球沒有軟橡皮那種一拉就牽絲的柔軟觸感、可以任意塑形的黏力，反之，它乾巴巴又集結了眾人的手汗，開始散發一股悶悶如地下停車場的汽油臭味。

到最後，仍堅持搜集橡皮擦屑，想把自己能捏出的所有灰球，都貢獻給阿密斯的人，只剩下王祐翔。當兩週後，他好不容易做出了豌豆那麼大一顆的橡皮擦球，包在紙條裡面，趁著數學課，透過一排一排的同學傳遞至阿密斯手裡時，得到他回頭驚訝的一瞬注目。十分鐘之間，紙條傳回來並沈甸甸的，王祐翔小心攤開，發現裡面包著的，不是自己傳過去的乾裂橡皮灰球，而是那個真正可以拉出細絲、捏弄出各種形狀的，灰白色素描用軟橡皮。

### 3

他不知道自己可以待在哪裡，紙箱邊現在也站滿了人，他們在家中四處走動，把陽台的落地窗拉開，大聲談話，敲敲牆壁，「這是實心的嗎？」中年夾克男問，掀開廚房的抽油煙機，「這裡可以全部拆掉重新裝潢。」一位阿婆建議道，幾個人在客廳徘徊，討論如何拆解浴缸、商量餐桌位置、搭配窗簾顏色，年輕女人懷中的嬰兒哭了起來，但王祐翔唯能僵在紙箱牆前，只有它們屬於他，這堆紙箱是他們搬入時從另一個房屋帶來的，現在還沒完全拆封，就要被搬到下一處租屋去。

「十八樓耶！」國中生趴在陽台，垂頭往下看。王祐翔不必湊近就知道他將看到什麼：道路會在底下鋪展，近可見老虎城（跨年時會有煙火從低處盛放），遠可見大坑山（空氣糟糕時一片凝綠），交流道會在中港路邊延集錯，點點車燈將穿越五六點的昏冥光線整齊彎過。

七期。彭駿凱喜歡如此調侃：「齣～～七期哥！」阿密斯說那是半夜肚子餓下樓買不到鹽酥雞的住宅區。「幹，你還不是一樣！」王祐翔推他肩膀，阿密斯嘿嘿笑，比了個不雅的手勢。七期那家叫金陵十四釵的五星級汽車旅館就是阿密斯他爸開的。

而王祐翔即將撤離，在還未來得及安頓之前。預售屋的貸款早已將爸爸從僥倖的邊界打入崖底，房子建好前爸便打算售出。他回憶起兩年前的遷入，是倉惶被前一個房東逐出，不得已之下抱著紙箱凌亂搬離，闖進剛蓋好還帶著甲醛味的豪宅，搭電梯一衝十八樓，反正還沒賣出去，爸說，就先暫時住在這裡吧。他們沒打算買傢俱，需要衣服時從紙箱最上層開始翻找，襯衫掛在臨時撐起的不鏽鋼鐵架上，複習功課在折疊桌，吃飯也在折疊桌，看電視則靠在背面已遭蟲咬爛的榻榻米。高樓的奢華代價是他們繳不起每月八千元的物業管理費，王祐翔逢週末出門經過大廳時，櫃檯人員除了調侃「弟弟，去約會喔？」，不然就是「弟弟，提醒爸爸一下，上個月的管理費還沒繳喔。」

阿密斯常來他們家畫畫，這是彭駿凱不可能踏足之地。有一次他們因想嘗試自製蛋彩，而摔碎了冰箱一整盒雞蛋。沒傢俱致使客廳空間夠大，他們將紙箱拆平鋪開，底下墊了報紙，跪在地板上塗抹色彩，小凳子放置洗筆的瓶罐，顏料的味道擠滿整個空間，濕悶又苦澀。阿密斯會說：「幹，好熱喔。」他們打開陽台的落地窗，城市的髒空氣便灌進來。

國中屁孩還待在陽台，或許是不想和這群吵吵擾擾的大人待在一塊，王祐翔推測。

女人抱著嬰兒無聲息地驟然出現在他面前，王祐翔驚愕抬頭，她的面色有些尷尬，懷裡的孩子還在哭，哭聲幾度被阿婆指認財位、同風水師爭執的宏亮嗓音給蓋過，女人朝王祐翔蠕動嘴唇，中年夾克男在廚房試抽油煙機，轟轟隆他什麼都聽不清，王祐翔只得將耳朵湊近，聽到她說：「我可不可以借一個房間？她尿布濕了。」

他本來想讓她去浴室，但轉念卻指向自己的房間。女人滿懷歉意地轉身進去了。

他扭回頭來，突然就看見國中生在陽台蹲低，幾乎匍匐於地上。王祐翔知道他在觀察什麼，於是離開了紙箱牆，穿越客廳，跨進陽台的磁磚地。他將落

地窗拉上，開口說：「喂，那是假的。」

「喔，我看出來了。」國中生回答，啞啞的變聲期嗓音，他沒有抬頭，仍然直直盯著地板角落看。那裡有個方形的小排水孔，是下雨天用來漏掉陽台水的，四周零星散點泥污，而排水孔縫隙之間抽出細細的綠芽，一路攀出，沿著瓷磚牆蜿蜒而上，顏色不算鮮嫩，甚至有點黯淡，上頭還沾了土漬。

王祐翔跟著蹲下，他說：「我畫的。」他和阿密斯有天閒著無聊，瞞著爸爸畫的。國中生終於忍不住伸手去碰，並驚訝的發現，連排水孔蓋都是畫出來的，他的手指尖滑過藤蔓的每一處蜷曲，像是在探知筆刷的紋路那樣。

「對嘛，我就說十八樓這麼高，怎麼可能從水溝長植物。」國中生嗤了一口氣，手指又在孔蓋縫隙戳了戳，一點刮蝕的抵觸感都沒有。

王祐翔忽地警惕起來，他往屋內張望一眼，原本想如此警告：「不要告訴你家人。」不然房子很可能掉價，但他突然很肯定這個屁孩不會這麼做，於是沒讓話語蹦出口。

「畫得好逼真喔。」國中生又說：「好像真的長出來一樣欸。」王祐翔從他幼稚又帶滿語助詞的發言中，意識到面前這位穿著制服，顯然剛從暑期輔導教室被接出的男孩，是還留存小學時直率又單純性格的國一新生。

國中生抬起頭，看著他說：「你聽過那個故事嗎？就是如果不小心吞下西瓜籽，頭頂就會冒芽，長出西瓜來。」

王祐翔愣住了，他緩緩道：「有啊，但我聽到的版本是橘子籽。」是阿密斯告訴他的，小學二年級，害他哭著求爸爸帶他去醫院把橘子籽夾出來，惹得爸爸一頓大笑。

「我媽常常警告我，但她自己還不是常常不小心吞下去。」

王祐翔笑了，阿密斯也是。

「而且超丟臉的，我到小六的時候才發現這個故事是瞎掰的。」屁孩挪了挪發痠的腳跟：「我媽說，妙蛙種子就是一隻不小心吞了種籽，然後意外擁有寶

可夢力量的普通青蛙。」說著自己笑出聲來，還破音了。

「其實我一直覺得，把動物和植物結合在一起的古怪生命體很噁心。」王祐翔聳肩。

「你是說妙蛙種子嗎？」兩人乾脆在陽台盤腿坐下。

「對啊，你不覺得嗎？竟然在青蛙背上畫了一顆種籽，牠進化還會開花欸。」王祐翔忍不住吐槽：「還有那個啊，《哈利波特》裡面的魔蘋果，也是很噁心。」

「哦，第二集那個，從盆子裡拔出來會尖叫大哭的植物嗎？很可愛耶。」國中生哈哈笑起來：「你難道不覺得，這種生物超帥的嗎？而且它還可以治療石化症欸。」

超帥嗎？王祐翔想著，或許牠們在空氣稀薄的地方，可以行光合作用供氧給自己，生命力頑強，那也說不定。可是，共生關係——植物和動物的結合體，究竟是動物出於自願的被攀附，還是被動地遭到植物根部一點點侵蝕入體，被動地忍受那深札卻又無可撼動、難以溝通的頑強之他者呢？（「你可以從我身上離開嗎？」妙蛙種子央求著，而植物答以花苞的盛放，壓得牠四足緊貼地面，再也無法將前腳抬起。）他們真的有可能融為一體嗎？「植物會移動」，或者「植物擁有靈魂」本身使他害怕，就如同他第一次碰到含羞草，眼見它們快速而迅密地收合之姿，或者電視上播放的綠芽破土生長、花朵乍然開放的縮時攝影，甚至經過向日葵花海，意識到所有向日葵都會扭轉脖子朝陽光移動，這些事都令他感到無來由的恐慌。——魔蘋果，他想起那個電影中人們必須戴緊耳罩，才敢將之從土裡連根拔起的帶臉生物，牠們被拔出的當下尖叫大哭，人們說牠們的哭聲若聞則會致命，可是，王祐翔想著，你們可曾在淒厲的哭聲中發現魔蘋果們擁有各異的面貌稜角？

思緒被模糊的叩叩聲給打斷，他抬頭，發現有人從裡面輕敲陽台的落地窗。是那個抱著嬰孩的年輕女人。於是他對屁孩說：「喂，你媽在叫你。」並伸手戳戳正看著假排水孔與綠芽出神的國中生。

「那不是我媽。」屁孩瞥了他一眼，站起身拉開落地窗，跨步而入。

王祐翔愣了一會兒，這才跟在他後面回到室內。就看到阿婆拉著林小姐問東問西：「這裡的天花板是安怎？為什麼安捏吐出來？」

「呃，那個……」林小姐答不出來，眼神向王祐翔求助。

「那是冷氣管。」王祐翔說。

爸沒錢裝冷氣，但在裝潢天花板時，仍必須把冷氣孔給預留，於是一條管子就這麼從牆壁縫長出芽來，白色像蠶寶寶一樣充滿皺褶，在客廳的天花板垂落。王祐翔突然覺得好累又氣急敗壞，他此時極想發出吼叫，把這群吵吵嚷嚷、對他住了兩年的家指指點點的陌生人給通通轟出屋子。但他只是又貼回紙箱旁站好，並斜眼看著中年夾克男嗖嗖收合鐵捲尺，丈量客廳電視櫃和沙發可以放置的距離。

#### 4

很多時候他會感到厭煩，尤其阿密斯太會惹事。王祐翔除了高一那次打架外，都安分守己，反觀阿密斯跟彭駿凱玩到一塊兒去了。阿密斯喜歡塗鴉，隨時都揹著一整包噴漆罐，大街小巷趁店家不注意時於鐵捲門上揮灑，他帶著彭駿凱去印巴掌大的貼紙，在每根路燈、天橋、變電箱上面貼滿「Amiks」的簽名字樣（貼的時候還得把連著衣服的兜帽給戴上），佔地廣到王祐翔某次搭車去沙鹿，都能在消防栓上見到。

學校大門施工處攔著一整面鐵皮，阿密斯覬覦它很久了，直到畢委會說動教官，允許他在上面任意噴漆創作，唯內容要與畢業主題相關，畢委計畫全程用縮時攝影，放到這屆的畢業短片中。他高興壞了，直衝入教室找正在翻大學簡章的王祐翔，往他肩膀猛拍：「喂，你要不要一起畫？」

「干我屁事喔。」王祐翔懶散道。阿密斯湊過來，看他的頁面，然後問：「你第一志願哪裏？」

「美術系。」王祐翔補一句：「臺師。」

「哦。」阿密斯點頭。



「你咧？」王祐翔翻著冊子，裝作不在意的模樣。

「工設。」

「工業設計？」王祐翔抬眼。

「——工藝設計。」阿密斯糾正。

「臺師有這種系？」他茫然。

「臺藝。」阿密斯笑起來，油油的臉皺成一坨，這跟小學的他的模樣變化不大，又或者是王祐翔已經習慣到連細小的變化也難以覺察。阿密斯邊走到座位翻找東西，邊調侃道：「我去美術系幹嘛？好笑喔。」

「我才要問，你去工設系幹嘛？」他脫口而出，但阿密斯已經拎了他的油漆罐、懷裡揣著瑪丹娜跑得不見影蹤。王祐翔感到一股遭到背叛的冷涼直侵腦門，不，他想著，少幼稚了王祐翔，小屁孩才會相互約定要考同一間大學咧。

他沒有點開畢委會錄製的塗鴉縮時攝影，但隔幾週經過校門口時，發現那面鐵皮被阿密斯噴漆畫上了一顆大南瓜。

後來他們三個相約去烏日，就只因彭駿凱想闖闖那遠近馳名的鬼屋。王祐翔那時已對阿密斯愛理不理的，卻仍被拖來壯膽。彭駿凱想要開車，他剛考上駕照，而且阿密斯家有特斯拉，但王祐翔堅持要搭公車才肯一起去。花了四十多分鐘，從市區出發，尋覓那幢日治時期留下的詭異洋樓，走到地圖上的標點時，還找了半天，才發現建築側面遭過度茂長的草叢給遮蔽，建築蓋在地凹處，他們採過堆疊於丘頂的瓦礫土石，從女兒牆翻進去。可想而知阿密斯仍然抱著瑪丹娜，以致他們在翻牆的時候差點摔跤。

然後他們呆立在建築正前方，意識到這是和植物共生的荒頹房屋。

「哇靠……」彭駿凱小聲說。

榕樹的枝椏爬滿了整幢石宅，攀附其上，並在洋樓頂部開枝散葉，右廂房被綠意給壓垮，窗戶破裂，拱門歪斜。而榕樹種子如眼珠般密布一地，踩踏其

上有軟糯的碎裂感。他們沒有交談，只是默契地靜靜繞過水池，從左廂房的側邊回到地面去，感受頭頂榕樹觸鬚的窸窣，攀在柱上的已結成粗壯之氣根，無盡地纏繞。

鬼屋冒險就這麼不了了之，那天什麼恐怖的事情都沒有發生，王祐翔只感受到一道詭異的注視，彷彿阿密斯懷裡的瑪丹娜，正悄悄回頭看他。

## 5

國中生是最後一個把鞋子穿好的，轉身前他瞥了王祐翔一眼，酷酷的什麼也沒說，然後他的視線就被林小姐帶上的大門給遮住，喀嚓闔上，看不見了。

他們終於走了，留下滿屋的氣味。王祐翔皺起鼻子，用腳趾將風扇按到最大。他感覺頭頂有些癢，抬起手來搔了搔，摸到一塊小突起，但沒有管它，徑直往自己的房間走去。

推門而入時，撲鼻的屎味提醒了他，是自己剛剛允許那位年輕媽媽在他房間替小孩換尿布的。王祐翔忍耐著將門開到了最大，並發現臭味源頭在他房間的垃圾桶，他忍無可忍地瞪著被硬塞入桶中、包裹得緊緊的嬰兒尿布，憋氣將垃圾袋束好，衝出房間，甩手扔到陽台的角落去，並奔往浴室搓揉滿雙手的泡泡。

然後他又驀然想起：噢，他錯過了阿密斯的南瓜葬禮。

從端午節後的暑氣侵蝕開始，瑪丹娜上頭冒出白色菌絲，彷彿再也承受不住顏料與噴漆的重量，有氣無力地軟塌下來，眼眶邊緣蜷曲發黑，被塗滿顏料的表面開始皺巴巴且龜裂，一片片的剝落，但顏料底下露出的也並非南瓜原先的橘色表皮，而是土黃而虛弱的內裏。那些由白轉黑的蝕洞，彷彿被火給燒烤過那樣，酸氣四溢，令人作嘔。南瓜形狀無法控制地塌癟，因為空心而歪七扭八垂落，即將要被這天氣給融化。

那時候學測榜單已經出來，結果可想而知，王祐翔也再沒和阿密斯說過半句話，就連抬餐桶時彭駿凱和阿密斯唱著「三八阿花瑪丹娜……」，也被他給無視，獨自扛起沈重的湯桶前行，將他們戲謔的笑聲拋往遠處。

彭駿凱慫恿阿密斯，給瑪丹娜辦一個轟轟烈烈的葬禮：「就在你家汽車旅館廣場前面，怎樣？」

阿密斯被這個提議逗得直不起腰：「靠北喔……笑死，那我要選擇火化。」

「你還答應噢？傻眼欸，那我來發訃聞。」彭駿凱擠眉弄眼，用手肘推趴睡在課桌上，實則豎耳聽他們動靜的王祐翔：「喂，不然你來當主持人？」

王祐翔繼續趴著沒有動。

那一陣子他會夢見阿密斯拿著一把美工刀，握住他的手，在掌心輕輕割開薄薄的皮層，變成一個囊袋，將土壤從中灑落、塞實，然後埋入一枚種籽。阿密斯嬉皮笑臉的說：「行為藝術、行為藝術。」他看過這樣的網路影片，藝術家讓植物在自己的皮層中瘋長，根莖隨著日子鑽入掌心深處。而王祐翔會如豌豆公主那樣在半夜驚醒，懷疑自己的床墊底下有一枚小小的豆子。他掀開薄薄鋪在地上，沒有床框可托載的涼蓆，黑暗中摸索尋找，卻一無所獲。

## 6

他想起了自己和阿密斯的初識。那是小二的美術課，他們在地下室排隊，準備領取前一週還沒完成的石膏作品，老師從小儲藏室中喊著名字，將作品一個個遞出。王祐翔和同學們於窄窄的走道相互挨擠著，他轉頭觀察別人的半成品，這次的主題是石膏立體畫框，用木框圍住的長方形淺容器中，倒入以水攪拌均勻的石膏泥，然後在其中放入同學們各自從家中帶來、可用以裝飾的廢棄物，隔週石膏乾得差不多，再用顏料點綴色彩。

他記得上週自己才弄到一半，石膏就開始發熱，他生怕它乾掉，趕緊往框裡放入更多裝飾用的寶特瓶蓋子，他帶來的材料不多，僅剩的是一隻比巴掌還小的布娃娃，肚子鼓鼓的，搖動時會沙沙作響，他猶疑了很久要不要把這個從衣櫥裡翻來的舊物嵌入畫框中，最後仍這麼做了。可是當他看到布偶幾乎全凝在石膏裡，連眼睛都無法露出，不禁慌張起來，伸手去撈卻徒勞，它全身都沾滿了白糊糊的石膏泥，他很努力調整位置，才讓它能夠半具軀殼露在外面。

王祐翔很緊張，經過一整週，他的布偶會不會又沈下去了，等石膏凝固封住，就再也挖不出來？他看著其他人的作品，有人塞了竹蜻蜓、明信片，也有

人用亮粉和彩帶裝飾，然後王祐翔看到一位小胖子，他捧著的作品明顯比別人要重許多，男孩們圍著踮腳看，他的畫框中有迴力金屬小汽車、太陽眼鏡，還有最近很紅的、碰到磁鐵就會炸開般變身的塑膠爆丸。一個正常人才不會把心愛的玩具丟進來當美術課的作業吧？好有錢喔，王祐翔想著，發現自己的畫框竟顯得好單調，只有寶特瓶蓋子，和沾滿白石膏的布偶。

這時老師哈哈大笑的聲音從儲藏室傳出來：「誰這麼天才呀？」全班同學好奇的往裡面探頭探腦，作品從隊伍前頭傳了過來，王祐翔看到寶特瓶蓋子，知道那一定是自己的畫框，於是舉手示意哄笑的同學們將他的作品遞給他，站在他前面的人說：「你怎麼想到的？好好笑喔。」

王祐翔不明所以，低頭接過畫框，發現原本放了布偶的地方，竟然密密麻麻長出好多根豆芽菜，它們從布偶的縫線中穿過棉花戳出，歪歪斜斜地往上冒，布偶被撐開的肚子滑稽而可憐。

「太有創意的作品了！」美術老師抹著汗從儲藏間出來，對著王祐翔比大拇指：「可以參加校慶的展覽喔！」

王祐翔茫然地捧著自己的作品，跟著隊伍回到教室去，大家鬧哄哄地分配水彩顏料，給自己的作品上色。但王祐翔歪坐在椅上，對著畫框嗚嗚哭了起來，他不知道布偶的肚子裡裝的是綠豆，也不知道原來潮濕而發熱的石膏會使綠豆發芽。他瞪著活生生綠得發嫩的豆芽，還有眼光呆滯豪無生命跡象的布偶，感到一股可怖的絕望竄升。

「喂，你在哭什麼呀？」

王祐翔抬頭，看見那個有錢小胖子，正擔憂地看著自己，臉上的肥肉擠成一坨，他將自己那裝了金屬小汽車的畫框「叩」地放到旁邊的桌上，湊過來看到了王祐翔來不及遮掩的布偶和豆芽。

「唉呀。」阿密斯皺起臉來，同情地說：「好慘。」

「大家都在笑我。」王祐翔賭氣而惱怒地向他抱怨著。

阿密斯指著布偶說：「人家說，不小心把橘子籽吞到肚子裡的話，頭頂會長

出橘子芽，看起來是真的，就像這樣。」

王祐翔瞪大了眼睛，說：「不會吧？我昨天才不小心吞了橘子籽，怎麼辦？」

「我不知道啊，可能會很快長出來，也可能要等很久吧？」阿密斯搖搖頭：「就像瑪丹娜一樣。」

「誰？」王祐翔不解。

「瑪丹娜啊。」阿密斯指指石膏中的布偶，咧嘴而笑。

後來這幅作品的確被老師放往校慶展覽，就掛在阿密斯那豪華畫框的隔壁，瑪丹娜肚皮深處的綠豆芽持續茂長，後又因石膏乾澀無水，而枯成一縷縷棕黃色的細絲，散發噁爛的臭味。

## 7

王祐翔努力無視竄動在鼻尖的嬰兒屎尿味，回到紙箱牆前坐下。他再度點開手機，彭駿凱傳來南瓜葬禮的影片，幾乎全班同學都來湊熱鬧了，管樂隊那個高傲的薩克斯風手，竟然還配合地吹起西索米。彭駿凱主持嚷：「一鞠躬……二鞠躬……三鞠躬……」，前來弔唁的每個人，看起來都是強憋著笑裝成一臉哀矜。

鬧著玩的儀式亂七八糟，火化被安排在最後，那是燒紙錢用的金桶，阿密斯帶著白手套捧來南瓜，影片中瑪丹娜幾乎已經癩成軟爛的南瓜泥，臭味彷彿隔著手機螢幕都能飄送出來，王祐翔皺起鼻子，感到荒謬而無趣，正準備滑掉影片。忽然他發現，阿密斯將瑪丹娜放入桶中點火時，那眼神是真心實意的哀痛，攝影的同學笑得整個畫面都在顫抖，但他來回播放，竟看到淚水從阿密斯的眼角滑出，滴入金桶裡。

南瓜燃燒的酸澀煙霧撲上來，王祐翔感到頭頂一陣古怪。他站起身，再次往浴室走去，抬頭對鏡時，他見到頹靡暑假狀態的自己，王祐翔將手沾水往瀏海撥了撥，接著留意到，自己頭頂有奇怪的突起物，他皺眉，輕輕掀開髮漩周圍的頭髮，一株細細的橘子芽冒了出來，兩片嫩葉輕輕張開，在髮流之間擺

動。

他慌亂得膝蓋發軟——沒有，他感受不到橘子之根在他頭頂戳弄的刺痛，它悄然竄出皮層時，也並未帶著任何細膩的啜泣。他不敢將它連根拔起，那會引來劇烈與驚惶的尖叫。於是王祐翔只能戰戰兢兢，撥弄這株新生的嫩芽，彷彿聽到阿密斯在他耳邊安撫地說：「哦，就像瑪丹娜一樣啊。」